

## 第一章 人口数量

### 第一节 人口态势

公元初迄今，法国人口曲线大致向上攀升：公元1年至1000年为500—650万人，10个世纪里增加了150万；1000年至1500年为650—1500万，5个世纪里增添了850万人；1500年至1990年为1,500—5,600万人，5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又增加了4100万人。自古至今，法国的人口增长好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由此可以说明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，人类的自身繁殖逐渐摆脱了诸如饥荒、瘟疫等的影响，向着良性的轨道行进。人口增长曲线虽有三次马蹄形的负增长，但所幸的是每次持续的时间都不算长，相对来说无妨大局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总体而言，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然而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纵向比较 法兰西自我感觉良

好，可以沾沾自喜。但是，横向比较，特别是与一衣带水或是近在咫尺的英国、德国相比，无论是人口增长率还是人口密度，抑或是人口总量，法国都要相形见绌，远远落在后面。如18世纪初法国人口总量为2,000多万人，占欧洲总人口的1/5（俄罗斯除外）独占鳌头；到了1914年人口总数不到4,200万人（阿尔萨斯、洛林被德国占领故除外），虽然就自身来说人口总量翻了番，可以引为自豪，但在欧洲总人口中的排名却大大靠后，退居第五名。原来是每5个欧洲人中就有1名法国人，截至那时止，则变为每10个欧洲人中才有1名法国人。究其原因，不是妇女的生育力有问题，而是因为200余年来出生率下降得比人家快，换言之，法国人不想生孩子，女人的生育率或繁殖率不如人，这恰恰与法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密切相关。

18世纪初法国人口为2,250万，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加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影响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。就人口数量而言，仅在遥远的中国、印度和日本之下，然而，到2004年初法国人口近6,000万，位于欧洲第4、世界第21位。法兰西为世界第五经济大国，而人口大国的位置却一落千丈，原因何在？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；相对的人口弱势由来已久，起始于启蒙时代。（努瓦等：《法国人口》巴黎，2004年第七版，第3页）

### 1. 人口曲线的“U”形走向

公元初始，据专家估计，法国的人口总量为500万。罗马统治的200年间，达650万；公元400年，虽然历经几百年，人口总量仍为500万，原因是日耳曼人越过莱茵河向西挺进，几乎每年都要对高卢进行掠夺性的袭击，致使当地居民或死于非命，或流离失所，人口自然骤减。至公元600年，人口数量跌到谷底，为450万，主要原因还是东边的日耳曼民族的不断入侵，其中尤以法兰克人的西进最为令人瞩目。入侵的蛮族虽然成了新的统治者，但他们只知道建立、发

展自己的封建制政权，对振兴高卢—罗马的经济却显得力不从心，一筹莫展，导致辖区内的人口锐减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社会的进步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随着经济或快或慢的发展，在前4个世纪中丧失的人口，在此后的4个世纪里渐渐得到了补偿，从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，人口又恢复到罗马统治期间的650万这样的水平。

之后法国的人口有了不可忽视的增长，中国史学家认为：“约从9世纪起，生产力才有明显的发展，首先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提高。奴隶集约劳动逐渐消失，昔日的奴隶成为农奴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。人口也有所增加，从11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中叶，法国人口大约增长至3倍。”（沈炼之主编、楼均信副主编：《法国通史简编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71页）英国史学家对此亦持相同的看法，认为从公元1000年起法国人口迅速增长：“尽管有一些冒险者到英格兰、意大利等地去了，但在11世纪下半期还是增加了100万人口。在12世纪增加的人口为250多万……到13世纪则增加500多万。到14世纪达到1,600万或1,700万。”（麦克伊韦迪等：《世界人口历史图集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51页）可是好景不长，法国人口旋即因长时间遭到黑死病的袭击而直线下降，到14—15世纪相交时锐减至1,100万，少了500万左右。雪上加霜的是，除瘟疫外，该时期法国人口的减少还与法英百年战争、扎克雷农民起义有关，虽然未有人员损失具体数字，但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。继之，人口又向上攀升，到15—16世纪相交时达1,500万，但仍未达到14世纪时的水平，只是到了1550年人口数量才勉强回复到这个水准。

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，100年间人口上升到2,100万，增加1/3。继之蹒跚行进，究其原因是天灾人祸，前者系指瘟疫和饥荒，后者则指路易十四驱逐胡格诺教徒、连绵不断的征伐战争。太阳王驾崩后的200年间虽有马赛的鼠疫、1789年的大革命、拿破仑战争、

法德冲突等等，但曲线基本上向上蹿升。然而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，由于发生了前后两次世界大战，而法国又恰恰身受其害，人口由 4,100 万下降到 4,000 万。战后法国推行《家庭政策》引进外国移民，人口一度上升，但是，由于节制生育观念根深蒂固，法国人对生儿育女的热情未能持之以恒，从 70 年代起，人口自然增长率渐次回落，1990 年人口总数为 5,660 万人。（努瓦等：《法国人口》，巴黎，2004 年 第七版 第 4 页）

如上所述，2000 余年来法国人口增长曲线上有三次“U”形走向。第一次是从公元 200 年到 1000 年间的马蹄形，虽然下跌幅度不大，损失 200 万，但经历的时间长，过了 800 年才回复到原来的 650 万的水平。第二次发生在 1300 年到 1500 年，人口量变惊人，再次在曲线上呈现“U”形，跌幅令人咋舌，为 500 万。不幸中的大幸是，历时不长，仅仅经过了 150 年就恢复到了原先 1,600 万的水平。第三次人口总量下降出现在 1918 年至 1945 年，损员 100 余万，后来由于家庭政策的出台、外国劳工的到来，曲线重又回升，从而形成了马蹄形，历时仅数十年而已。概言之，古代、中世纪、近现代，法国人口增长曲线上各有一次“U”形嬗变，下跌幅度逐渐缩小、间隔时间越来越短。这充分说明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，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，在瘟疫、饥荒、战争面前不再是听天由命，而是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，在人类自身的繁殖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效，从而保证了种族的繁衍。

除去三次马蹄形外，法国人口总体上来说还是呈增长趋势，只不过是在各个阶段人口增长的数量各不相同。试以 500 年为一段时段来进行剖析：公元 1 至 500 年，人口总量为 500—450 万，从曲线上看，人口总数略有减少；公元 500—1000 年，人口总数为 450—650 万，总量稍有增加；公元 1000 年至 1500 年，人口总量为 650—1,500 万，人口增加二倍不到；公元 1500 年至 2000 年，据推算

人口总数为1,500—6,000万,增加三倍。从这些大的时段的比较中,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人口增加相当可观,除第一、二个500年外,以后每隔500年人口总量的增加分别为二至三倍。要不是从19世纪初起出生率逐渐下降的话,法国的人口还可以增加得更多,不至于落在邻国的后面。

## 2. 出生率下降(19—20世纪)

当今,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的速度令人瞩目,而发达国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,长期以来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,令当局伤透脑筋。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。出生率系指: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生人数与同期总人口之比,以千分数表示,反映人口出生水平,在死亡率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人口总量。

### (1) 出生率一泻千里

有人认为,结婚率与出生率成正比,表面上看,这种观点可能言之有理。但是对法国来说在特定的时段里却是例外。20世纪40年代以前,法国的结婚率除个别年份有高有低外,基本上稳定在15‰左右,而同期的出生率除特殊情况外却一落千丈,由32‰跌落到16‰。这充分说明,出生率并不因结婚率的高低而潮起潮落。

1781—1784年、1811—1815年结婚对数分别为23、25万,而同期出生人数各自为96.5、93.1万。喜结良缘的男女青年增多了,而爱情的结晶却反而减少了,从而表明:结婚率与出生率不一定“水涨船高”。人们不禁要问:那么,拿破仑时代结婚率高、出生率低的原因何在?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第一,拿破仑酷爱战争,连年的东征西伐,令人没有心思生儿育女;第二,法国史学家马纽埃尔·勒鲁瓦·拉迪里在对埃鲁、上朗格多克等地进行研究后认为:“在一代人稍多的时间里,许多伉俪的行为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……开始大量采取避孕措施……”第三,《拿破仑法典》规定子嗣平分遗产是法

国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，这是因为均分法实施于小农经济，农民不愿土地分割，尽可能敛钱补偿弃权者的损失，因此不得不节制生育。（贝热龙：《拿破仑时代》 巴黎，1972年 第121、122页）

第二帝国时代，结婚率相对稳定，与七月王朝持平，但出生率却低于前者，若与德国相比更是落在后面，究其原因，还是老百姓不愿多生孩子。1857年4月，有一位副省长上奏折说：“孩童数目减少，甚至在乡村这种道德抑制（姑且以马尔萨斯术语称之）今日还在实行，大家不知道何谓多子女家庭。”（普莱西：《从帝国的节日到公社社员墙》 巴黎，1979年 第82页）另一位法国史学家说得更好：“所以，尽管当时的经济突飞猛进，但只有帝国的欢庆，没有家庭的欢乐。”（兰阿特等：《世界人口通史》 巴黎1968年 第213、214页）

1870—1871年，结婚率略有下跌，出生率亦下降，死亡率却因战争、瘟疫而上升，总人口少了27万。此后，结婚率基本不变，出生率继续下滑至世纪末。

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，19世纪出生率的下降与结婚率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而是有其他原因，如法国人自愿计划生育，不愿多生孩子，希望自己的生活好一点等等。

法国人口学家杜蒙提出一套理论，叫做“社会毛细管现象”，就是说“所有的人都有的一种想从社会低的地位上升到社会高的倾向，即使受到阻碍，仍举其主力，不断向上攀登。这恰好和灯油依靠灯蕊上升相似。这样的现象就叫做社会毛细管现象，它与出生率的动向成反比。”（南亮三郎：《人口论史》 北京 1984年 第235页）换言之，每个人都毕生尽力追求美好的生活，如同毛细管依靠某种液体上升一样，即使遇到阻力仍然“顽强奋斗，百折不挠”，继续向上攀登，越是少要甚至不要孩子。19世纪法国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自愿节制生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1911—1913年，法国人口不景气，出生率下滑到19‰，年均出

生 75 万人，而同期英国、德国出生的娃娃分别为 110 万、180 万，这怎么不叫法国当局伤透脑筋甚至胆战心惊！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战火迭起、民不聊生，无论是结婚率还是出生率皆下降到历史最低。与此同时，死亡率却节节攀升，居高不下，为世纪之最，人口出现负增长。战后情况始有好转，但好景不长，出生率旋即回落，1938 年为 14.6‰，低于死亡率，人口自然增长率重又为负数。可是，此时纳粹德国人口出生率重又上升为 19‰。难怪有人惊呼：“法国人奇货可居了！”屋漏偏遇连绵雨，不久灾星再次降临法国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法国的出生率大大低于死亡率，人口再次出现负增长，总人口大为减少。

拿破仑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约 150 年的时间里，法国的出生率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，有时回落的幅度甚至超过死亡率，原因是同期的生育率大体上一直在下滑。

生育率包括总生育率和合法生育率，前者系指记录在案的出生总数与 15—49 岁女性人口之比；后者则指已婚夫妇的合法生育人数与已婚女子之比。后者更能如实反映夫妇特别是妻子对生育的态度。

先说育龄女子。虽然人数从 1801 年的 730 万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,000 万，但妇女人口的增加在年龄段上的分配并不合理。1801 年，15—49 岁的育龄妇女中，15—19 岁占 19%，45—49 岁的占 9.9%。而 1906 年，前者降为 15.7%，后者则增至 12%。妙龄女郎即生育力最强的年龄层的人减少了 3.3 个百分点，而半老徐娘即生育力弱的年龄层的人却增加了 2.1 个百分点，一减一增，生育率就低，出生率自然不高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再说合法生育率。1831 年 1,000 名已婚女子平均生婴儿 195 名，1901 年为 138 名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 115 名。合法生育率大幅度下降，正好说明出生率的急速回落。这是就全国范围而言，若是审视

地区生育率变化 便可知道20世纪初法国西南部地区最低，这里可以说是马尔萨斯主义得逞之地。然而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即使是巴黎、里昂等大城市，那里的生育率同样低下，原因亦是因为出现了“社会毛细管现象”，越来越多的居民为追求美好的生活而自愿“中止性交”。但情况各异 不能一概而论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男女伴侣纷纷结为秦晋之好，而且伉俪中年轻人居多，因此合法生育率稍许超出了1913年的水平，有人因此对此表示乐观。殊不知这只是暂时的现象，因为1921年虽然结婚的年轻人多，但只是头胎的数量有所增加，二、三胎的数量不见有什么增多，实际上反而下降，这充分说明多子女的家庭在减少。而且，生育率的恢复亦因地而异，如首都的生育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，只有被收复的阿尔萨斯、洛林和东北部地区的生育率较高。

至此，可以说出生率不一定受制于结婚率，而与生育率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或高或低除受瘟疫、饥荒、战争等影响外 还和法国人古而有之的性观念——节制生育密切相关。

## (2) 昙花一现的复兴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法国人口开始走出低谷，结婚率由战前的约15‰增至战后的19‰；由于生育率随之上升，因此出生率同期由15‰上升到21‰；死亡率大为回落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由-3.4‰上升到7.8‰。除20世纪50年代因出现失业、通货膨胀、购买力下降 出生率略有跌落外，上扬的势头一直保持到70年代左右。

“从维希政府统治时起，在法国人民中间盛行百年的马尔萨斯主义失去了势头。”贝当元帅提出：“工作、家庭、祖国”口号，暂且不说出发点如何，仅就鼓励生育来说，无疑有积极意义，“1942年起法国多了80万婴儿”是不争的事实（努瓦里埃尔：《法国人口、移民和国民身份》，巴黎，1992年，第53页）1945年3月，戴高乐将军号召：

“为了国家的前途，殊有必要敦促民众在10年内生1,200万名漂亮的宝宝，因为这是法兰西所必不可少的。”（热古：《19、20世纪法国人口》巴黎，1989年 第76页）老百姓体谅国家的困难，响应号召，加紧自身的生产，至1955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 法兰西多生了850万名娃娃。虽然未竟全功 没有达标 但毕竟可以聊以自慰 以致有人兴高采烈，为此叫起好来：“法兰西因孩子生得多而笑逐颜开……以人口巡航的速度令自己置于欧洲人口最为活跃的行列之中，不仅改变了落后的面貌，而且发展得比以往几个世纪都要迅猛异常。”（里乌克斯：《第四共和国的法兰西 I. 激情与必要性，1944—1952》巴黎，1980年 第213页）不仅政府积极推行人口政策，一些政党如人民共和运动（基督教民主党）亦因为增加人口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而被称为“家庭党”。政府也好 政党也罢 其所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消费者的数量，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劳动力，以推进经济的发展。由于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，1945—1975年法国人口增长32.8% 增幅甚为可观（努瓦里埃：《法国人口、移民和国民身份》巴黎，1992年 第53页）

然而 人口复兴好景不长 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戛然而止，原因第一是结婚率逐年下降，由60年代后期的14.6‰下降到80年代的10.8‰。深入探究可以发现这时的年轻人婚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他们拒绝结婚，而是采取同居（la co-habitation），同居者达15%以上 巴黎尤为突出 占30%。第二是离婚率上升，1985年三对夫妇中竟有一对分手，而10年前的比例是1:5；而且离婚的年龄越来越轻 年均刚结婚4—5年就劳燕分飞 各奔东西 而20年前为7—8年 其中有150万人离异后终身未娶（嫁），这无疑影响了生育率。第三是城市化满足不了多子女家庭的需求 住房、交通、学校、幼儿园等等捉襟见肘，为维持得体的生活无奈之中必须减少孩子的数目。第四是妇女妊娠、分娩、育儿虽有种种补贴 但所得津贴总是跟

不上物价上扬的速度，而且由于科技日新月异，妇女产后上班，对原有的工作不再适应，易被解雇，而寻找新的职业并非易事。第五是避孕工具的广泛使用。1967年法律准许药店按药方出售避孕套（环）批准成立家庭计划、性咨询中心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使用上述工具的女子20—45岁由37%增至50%。第六是从1975年起相继颁布法律，准许堕胎，规定“自愿中止怀孕者，住院费由社会保险公司支付”推翻了以往禁止流产的法律，致使“胎儿”死亡率大增，约为总数的1/3。鉴于生育率下降，政府企图重振家庭计划，但收获甚微。有识之士惊呼：“战后出生、为数众多的人到了退休年龄时，有足够的劳动力予以替代吗？”这恐怕不是无的放矢。

### 3. 死亡率回落（19—20世纪）

如上所述，法国人口出生率因受瘟疫、灾荒、战争乃至节育的影响，由19世纪的33‰下降到了20世纪的14‰，而且还在不断下跌。然而，说来似乎令人奇怪的是，总人口却从1801年的2,735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5,557万人，而且到20世纪末达6,000万左右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总的说来，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得比出生率还要快。换言之，虽然生得不多、不快，但死得较少、较慢，因此“收支”便有了盈余。

#### (1) 第一帝国到第二帝国时期

拿破仑穷兵黩武，好战成性，连年征伐葬送了90—100万法国男儿，但与死亡总数相比，战争损失似乎不大，因为15年中几乎只是死了一年所增加的人口。“当时人口3,000万，年均也就是少了7万人，似乎于大局无妨。然而，从长远来说，因育龄男子数量的减少，国家人口的活力会因此受到影响。（贝热龙：《拿破仑时代 I. 国内方面》巴黎，1972年，第128页）因此，不能因为每年只是死了区区7万人而对此掉以轻心，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死去的人当中绝大

部分乃至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生儿育女的好手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每年死去的就不止“区区7万人”了。还有一点需要指出，那就是当时的死亡率并没有由于战争而大幅度上扬，甚至令人称奇的是，反而从上世纪末的高达35‰下降到30‰乃至27‰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帝国出现了一个“没有重大微生物侵袭”的时代，很少有天花。虽然牛痘的接种在各省的普及程度各不相同，对孩子的保护仍显不足，然而，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有关数字来自1792年建立的民事记录以及早已存在的教区档案，即使此后进行了颇有意义的人口普查，但由于机构重叠、技术欠佳，要对那时的死亡数字查得一清二楚不太可能。但是，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热古所说的那样，我们可以反证死亡率下降的可能性，“姑且不说出生率，若死亡率不下跌，法兰西当时岂能增加300万人（1789—1815年）”（热古：《19、20世纪法国人口》巴黎，1989年 第39页）

拿破仑失败后，波旁王朝复辟。路易十八执政时期虽有经济危机，但死亡率大体与帝国时代持平，而且食物供应改善后旋即下降。1830年革命后，法国建立了七月王朝，路易一菲利普当上国王。在1832年、1834年的死亡曲线上有两个高峰，表明出现了流行病。是一种迄止那时至都叫不上名字的瘟疫（霍乱），源自东方，因交通的发达而传到法国，两次共造成10余万人死亡。1835年 法国统计总局成立，人口普查开始走上正轨。1849年 霍乱重又猖獗 夺去了10余万人的生命。复辟王朝、七月王朝、第二共和国时期虽有瘟疫，但死亡率除个别年份外，平均约为24.6‰，比帝国时代要低。

黑格尔曾经说过，举凡重大的事件和人物，无不出现两次。1851年，拿破仑的侄子路易一拿破仑选择奥斯特利茨大捷、拿破仑称帝的“12月2日”发动政变，又于翌年同月同日黄袍加身，建立第二帝国。拿破仑三世时代，“法国经济突飞猛进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，从而跨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。”但是，年均死亡率为25.5‰ 高

于复辟王朝、七月王朝的平均数。帝国末期竟高达 31.8‰，令人咋舌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，第二帝国时期，虽然生产发展，饮食条件有所改善，但是却蒙受了瘟疫和战争的双重袭击，人员损失惨重。1854年、1855年及帝国末期的霍乱、天花、猩红热、伤寒等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；1853年和 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、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，特别是在 1870—1871 年的法德战争中，法国约死亡 14—15万人，加上巴黎内乱、食物奇缺，死亡率直线上升，创 19世纪乃至 20世纪最高纪录。

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，该时期的儿童死亡率要大大高于成年人。以 1860年为例，这年出生约 100 万人，其中死婴为 4.5万，一岁夭折 19万人，四岁前死去 9万人，平均有 1/3的婴儿在五岁前死去（普莱西：《从帝国的节日到公社社员墙》巴黎，1979年，第 83页）。儿童不仅更容易受到死亡的威胁，而且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的命运大不相同。在工人家庭，1/5的婴儿在周岁前死去，未到成年就会有一半人不在人间；在乡村，孩子或被遗弃或为儿童救济院所收养，成了死亡总数中的大头。布罗夏尔在《弃儿真相（1876）》中认为，由哺育到送到外省去的小巴黎人中，死亡率为 350‰，加纳在《法国人口减少》中则指出，卡尔瓦多省，嗷嗷待哺的婴儿死亡率为 900‰。虽然两位作者的估价各不相同，但是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法国儿童的死亡率要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（1850年）的 12‰，高于英国的 150‰。（热古：《19、20世纪法国人口》巴黎，1989年，第 44页）

## （2）第三共和国迄今时期

第三共和国横跨两个世纪，历时 76年，期间死亡率稳定在 22‰，较前又有所滑落。原因是：第一，没有战争，只有 1873、1882、1891年三次影响不大的经济危机；第二，自行车、汽车、火车、电话、电灯逐渐普及，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；第三，特别重要的是，医疗卫生进步，给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福音。1880年，法

国医生阿·拉维兰发现了疟原虫，找到了疟疾的病源。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继 1877 年发现微生物（细菌）的起源——炭疽病后，又陆续发现了葡萄球菌、鸡霍乱菌、肺炎球菌；此后培植菌苗，接种牛痘预防天花 其中尤以 1885 年发明防狂犬病疫苗、抢救阿尔萨斯孩童成功的例子最为鼓舞人心。1894 年 鲁医生发现了白喉血清，促进了白喉免疫和白喉血清疗法的发展。“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人类防治疾病的能力 使死亡率大为降低。”（沈炼之主编、楼均信副主编：《法国通史简编》，1990 年 第 403 页）第四，法国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日趋加强。继七月王朝创建初等教育后，费利教育法在 1880 年规定所有的学龄儿童都可以免费上学，其中必须上必要的卫生课程，了解生理卫生知识，藉此加强防止疾病的能力，延长寿命 第五 政府的有关立法 如 1875 年的《鲁塞尔法》规定由儿童救济局监督、照看待哺幼儿 1893 年建立免费医疗制度，尽可能地帮助弱势群体。

概言之，整个 19 世纪法国人口死亡率除个别年份受战争、瘟疫、经济危机的影响外，总体上在不断下降，这要归功于经济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医疗卫生的改善，要不是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话，死亡率还可以往下跌落。

20 世纪开始，死亡率首次跌入 20‰ 以下，儿童死亡率的回落尤为明显。主要原因是 首先 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如 1886 年全国仅有 1.2 万名医生，1911 年增至 2 万名 虽然尚嫌不足 但 2,000 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医生，而过去的比例是 3,000 比 1；其次，当局的不懈努力，1902 年公布《国民健康保护法》规定公民必须接种诸如狂犬病等疫苗，猖獗一时的时疫从此大为减少 1869 年至 1873 年，天花患者为 5 万例，20 世纪初，这种可怕的流行病几乎销声匿迹，以致接种疫苗成了历史的陈迹。

然而 穷人与富人的死亡是不平等的。以 1911—1913 年的巴黎

为例，西部富人区的死亡率为 11‰，而最为贫困的东北部第十九、二十区则为 22.4‰，富人与穷人的死亡比例为 2 比 1。（热古：《19、20 世纪法国人口》巴黎，1989 年 第 47 页）儿童死亡的不平等亦同样明显，特别是在城市，工人的孩子尤其是私生子的死亡数是富人孩子的一倍。

从 20 世纪起，死亡曲线虽然趋于下降，但仍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和盎格鲁—撒克逊国家，幼儿死亡率更是大大超过比利时、荷兰、瑞士等国家（雷贝里乌：《激进共和国 1898—1914 年》巴黎，1975 年 第 205 页）

在 1914—1918 年的战争中，法国军人死亡、失踪 132.5 万人，短短四年中损失了如此众多的男性劳动力，这无疑对人口、经济、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。这是为什么？理由是 100 多万人约为全国劳动人口的 1/10，而且多为年轻人，正值生育期，失去了这部分人影响了此后的人口增加。损员中有 67 万农民，主要的劳动力一去不复返，大片田地因此荒芜，农业收成大打折扣。死亡人数中，教员、工程师占有一定的比例，社会精英的减少，无疑延缓了社会的进步。如果再加上不穿军装的平民死亡数 120 万，这次战争总共夺去了 250 万人的生命，这是从 20 世纪初到那时止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，“这是后果严重的事态，这些在出生率异常低的年份里（1914—1918 年）出生的人对此后数代人都要产生影响”（贝尔纳：《一个世界的结束 1914—1929》巴黎，1975 年 第 108 页）

虽然有所影响，但是，毕竟为日后经济、社会、科技、医疗的进步所弥补。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死亡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24‰ 下跌至 16‰，法国最终跨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，这当然是从死亡率下降的角度而言的。

儿童死亡率下降最为迅速：1913、1920、1938 年分别为 124‰、78‰、66‰，其指数与欧洲十国相比为 118，大体和美国、德国持平，

但为瑞典、丹麦、荷兰、瑞士的一倍。但是，法国男女两性（20—65岁）死亡的指数都要大大高于欧洲十国的平均数，分别为157、127。而且就同龄人而言，法国的死亡率要高于德国人，25—44岁的人的死亡率则为丹麦、荷兰的一至二倍。显而易见，死亡率与邻国相比不尽人意，但自身与战前相比，寿命延长的势头依然强劲，1908—1913年、1928—1933年、1933—1938年，男人的平均寿命分别为48.4、54.3、55.9岁，同期女性分别为52.4、59、61.6岁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法国军民损失分别为25万和35万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/4。究其原因是：就军队而言，由于贝当元帅对德国采取不抵抗主义，所以法国参加战役不多，仅限于1940年5—6月份、1944年6月—1945年2月屈指可数的几次战役，以及最后的解放战争，因此损兵折将相对较少。但是，平民的死亡人数要比军人多，原因是领土被占，抵抗运动、政治及种族迫害迭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每年约50万人左右的正常死亡，加上60万共100万，另一说是145万（里乌克斯：《第四共和国的法国 I. 激情和必要性1944—1952》，巴黎，1980年，第31页）死亡率虽然上升（包括儿童），但不过18.3‰，只是由于出生率低于死亡率，人口因此出现负增长。可是，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则是“小巫见大巫”，而且战争一俟结束，情况就得以改观，死亡率继续稳步回落：1946、1960年分别为13.2‰、11‰。这要归功于医疗的日趋进步，特别是战时引进了诸如抗菌素等治疗技术；医院设施、医疗环境的改善；还有社会保险制度的普及，病人治愈的可能性更大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死亡率保持在10‰的水平上，与其他发达国家大致持平，但造成死亡的原因不再是战争、瘟疫、经济危机，而是心血管，占死亡总数的1/3；癌、肿瘤几乎占1/4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自杀虽然在战后为数不多，但却直线上升，多为农村中的男人，城里则波及年轻人，性别男女各占一半，年平均死亡8,000人。另外，因酒

精中毒而死亡的人虽然比例不大，但发展速度惊人，1946年为3,000人，1958年则为16,000人，增加四倍多（里乌克斯：《第四共和国的法国，激情与必要性1944—1952》巴黎，1980年，第218页）还有意外死亡亦逐年上升，70年代翻番，每年百名死亡的人中有8人死于非命，其中老年人居多，75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尤为突出，但这不为人所注意。由此可见，社会的进步虽然可以消除造成大量死亡的传统因素，亦即死亡三大元凶——战争、瘟疫、灾荒，却又迎来了新的死神，而要予以彻底战胜，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在与死亡作斗争的过程中，最为壮观的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，1946—1950年为63.4‰，至20世纪末跌落到8‰，几乎可以说是胎胎成活。在这方面，法国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后，前联邦德国（11‰）和美国（10.8‰）之前，成效令人瞩目的确可以引以为荣。为什么会取得这样好的成绩？理由是：社会对妊娠、出生、一岁婴儿都有良好的护理措施。有的史学家不无道理地认为：“昔日，婴儿死亡的多寡更多的是取决于社会而不是自身的特性，今后社会的因素要少得多了，食品供应、疾病传播以及卫生条件等外部因素几乎都得到了控制，与新生儿遗传性相关的内生原因仍只占8%—9%以下。（热古：《19、20世纪法国人口》巴黎，1989年，第54页）由此可见，若是弄清了这些原因，对症下药，那么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还大有空间。

综观法国死亡率曲线的变化，可以发现除若干经济危机、瘟疫猖獗以及数次世界大战期间的“高峰”迭起外，200年来总体上来说呈下降趋势，由20世纪初的30‰下跌到20世纪末的10‰以下，绝对数则从年均死亡80万回落到50万以下，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，这不能不说是“战胜死亡”的伟大胜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死亡率的下降等于是人口的“增加”，否则，鉴于法国出生率的直线下降，人口自然增长率还要大大降低。

“如果孤立地看，法国的人口数量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，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，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……而且这种增长完全是人的寿命延长的结果，而不是出生率增长的缘故，因为法国虽然一向对生儿育女精力旺盛，但是，现在抑制交媾好像变成了一个民族的习惯，不愿让瞬间的快乐破坏美好的生活。”（麦克伊韦迪等：《世界人口历史图集》东方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52页）

最近的情况又是怎样呢？2001年，出生率维持在2000年的高水平上，生育率如头年一样，略有上升，死亡率下降，预期寿命男的延长两个月，女的为1个月；迁进的多于迁出的，但在欧盟各国中结余的数量则是最少的。2003年出生继续保持稳定，尽管20—40岁的妇女数量减少，死亡人数明显增加，为1985年以来的最高值，原因是2003年8月的酷暑。2001—2002年结婚对数减少。2004年1月，法国人口包括海外省，估计为6,170万人（阿利纳等《2003年法国人口总结——出生稳定、死亡增加》，法国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，巴黎，2004年）

#### 4. 法英两国人口比较

就人口数量而言，公元1年至19世纪中叶，英国人口为800—2,800万，不及法国同期的500—3,600万。然而，从19世纪中叶起，英国人口直线上升，1900、1950、1975年分别为4,200、5,400、5,900万，高于法国同期的4,100、4,200、5,300万，而且从19世纪末起就把法国远远抛在了后面。

从人口密度上来说，英国从1700年（路易十四统治末年）起就与法国持平，为40人/平方公里，约100年后，两个国家人口与空间的比例上开始出现了差距，英国为60人/平方公里，法国为51人/平方公里；此后，差距越来越大，1851、1901、1940年，英国的人口密度分别为92人、163人、200人/平方公里，而法国同期分别为67人、73